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一月十七日己巳

上皇帝書闕姓氏　臣恭惟陛下詔許直言極諫以救闕失臣竊見近年以來凡有投進類皆牽引虛文無有實效可以施于今者間或有之亦不過州縣常談米鹽細務

而已非所以裨補天德而聞所未聞也臣不避斧鉞為陛下一言願陛下赦臣愚而終其說臣自靖康中見陛下於濟南親御鞍馬慨然有恢復之計及陛下即位維揚臣又復從陛下廵幸淮甸是時陛下深處九重上下積習蒙蔽如國之取舍民之利害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自維揚至今日屢涉于艱險非陛下斷然不疑大臣何預焉臣在草萊亦甚微矣當國家無事時方處學校嘗甘旨及國家有事臣之父母不相保者屢矣事至於

此臣當奈何臣竊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金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絶敵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尚賴陛下憐其舊臣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予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光世軍聽呂祉節制有識無識皆稱呂祉必致敗事臣嘗謂酈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師之比及光

世既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為一頭項仍類加存恤而使之不疑候諸軍稍寧朝廷或别作措置是亦未晚夫何吕祉天資驕傲以尚書自居至于檢舉冒請之類欲為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迫猜忌方在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為制置以瓊等屬馬此非瓊等欲叛陛下豈不見巨師古不聽韓世忠節制而甘伏遠竄徐文恥在閭皋之下卒亦叛去如崔增王璘兩軍人馬自分撥之後上致軍兵大半失所令朝廷

遷欲瓊等撥隸沂中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聞英雄之主未嘗不因天下之事而遂成天下之業也自陛下巡幸東南積有年矣而有面諛陛下者曰指日還兩宮指日中興矣陛下豈不念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如周之中興則有張仲吉甫方叔召虎之徒漢之中興則有寇恂鄧禹馮異耿弇之徒晉之中興則有王導謝安之徒唐之中興則

有李光弼郭子儀之徒陛下以為今日中興之臣誰可以比王謝李郭者哉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至于其他大臣又孰肯以天下之責而自任也浚誤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譬如泰山頹而大厦毁又豈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臣嘗論漢光武起民間驅數千揺耒耜之人一戰而有天下今陛下富有東南帶甲之士不下二十萬又安可同日而語也臣見陛下去嵗親撫六師雖暫留姑蘇而聲勢已振及車駕進發建康陛下屢降指

揮令州縣不得搔擾臣觀陛下非不節儉夫何草萊惟見所過州縣經營頓遞等事非數萬緡不能辦集臣恐陛下萬一欲復東幸臨安徒自虛費臣願凡有巡幸去處亦不必預先降旨亦不須廣修殿宇及排頭之類應職事官所須之物非事涉軍期亦不須隨從車駕仍願令陛下駐蹕建康與淮西止隔一水初恃光世以為藩籬而瓊等既已叛去陛下豈不自危如沂中一軍又豈可為陛下獨當一面也淮西之叛所幸敵人在遠非防

秋之時若使獚等叛在秋冬之間陛下可又不從而東也陛下豈不念金陵雖號六朝建國之地如晉之取吴隋之取陳未有不藉上流之勢故王濬楊素皆能以大舟巨艦蔽江而下也陛下雖曰一軍淮楚一軍盱眙一軍合肥一軍襄漢及有事牽制則諸軍各自保守如襄漢遠在千里之外陛下可保其無虞乎陛下又豈不念襄陽荆門乃吴蜀必爭之地在今日尤為不輕不知陛下亦嘗慮及此否陛下自惟憂慼數下哀痛之詔俾諸

將校上下一心共恢大業以臣規之淮泗諸軍上至襄漢但可謹守邊防為浙江藩翰而已故昔人有論諸葛孔明曰棄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知劍門之險其守不可出僅可自保猶不足以自治又何足以制中原哉又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于天下然後收以天下之功今日之事正由此也陛下又豈不念秦漢之都沃壤千里洪河太山直可控扼天下者乎陛下勿謂向者使張浚措置陝西止於如是在今日

復將奈何陛下豈不見漢高帝轉戰敗北未嘗少忘關中故高帝以是而有天下臣自草萊知天下之勢未嘗不為陛下深思而遠慮也如陛下即位維揚自可徑入關中指揮天下金人豈以東南為心也當時機會既失在今日又不能救前日之弊臣實為陛下惜也且如淮西一事長使劉光世為帥則諸軍可以相附令光世實以罪廢而陛下優加恩數倍于衆人而瓊等尚且如此向使光世遽以疾終復將以誰繼之則未必不如今日之

叛亡也嗚呼陛下在九重之中又豈知諸將帥臣所統軍馬曾無一言以念及陛下者乎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浚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故淮西一軍自光世既去之後非特臣為陛下憂自江以南誰不為陛下憂者也今日又何有怪焉葢古之建國諸侯止以千乘獨天子以萬乘制之雖其間有不庭則又羣起而共滅

之嗚呼天下之勢倒持乆矣臣在草莱尚為之寒心陛下何以惕然為祖宗之計乎以臣觀諸路帥臣非不欲盡忠竭節以為陛下如世忠自旦至暮訓習軍馬未甞少衰世忠年已五十勇力之氣人皆憚之諸軍雖有怨嗟之心人亦不敢言之於世忠也由是觀之諸路帥臣使之長安在位則可或其間有一不幸則又何以異於淮西之事乎又况小人之情見利則不能不争見患則不能不避其害常易成陛下可不思患而預防之乎臣

竊惟陛下自即位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當時除
命一下所謂宰執親戚故舊者不問賢否類皆鼓篋而
進其罷也則所謂親戚故舊者亦皆斂服而退當時羣
進之人亦不無賢士大夫也夫何朝廷習以為常雖有
顧留而臺諫亦所不容也臣見陛下所除宰執必自兩
制所除兩制必自郎曹卿監所除郎曹卿監必自宰執
成就令天下雖有賢如呂望謀如子房智如孔明才如
馬周或隱於選調或隱于布衣苟無親戚故舊任宰執

則終身淪沒於蓬蓽之中而與草木俱腐矣况使陛下之宰執稍能霽顔以接寒士雖周公吐哺握髮亦不過如斯而已其間縱有所舉不當亦不害為濟濟多士雲積於朝廷也陛下又豈不念凡所除過宰執其人能為陛下辦天下之形勢其人能為陛下立天下之規模其人能為陛下破天下之疑惑其人能為陛下正天下之紀綱當天下無事時所謂宰執不過以東南一時寧靜引中興之説面諛陛下而已及恩數既足親戚故舊皆

已成就遂爾力乞宫祠以便安養既退之後又復薦其人於朝爲身後之計陛下用之不疑所謂被薦之人復歸恩矣將欲子子孫孫永以爲固又誰肯以祖宗境土爲意哉嗚呼使上天有靈此曹殄滅久矣臣所閲陛下除宰執惟張浚庶幾吕頤浩次之也如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于尚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惜乎沈與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盡其才而死耳浚器識甚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

如因曲端罷劉光世不致為人訕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力無一介為助者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至于吕祉淮西之敗祉誠罪人然可憐者有是心而才力不逮爾陛下可不念之臣學問踈繆而識不甚明輒欲効區區之誠仰于天聽臣之愚也亦甚矣臣嘗聞昔人有言曰項籍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惟陛下天錫勇智雖金人

亦稱英武又何遽絕關中而無一言以及之也今又以淮西之叛人得而易之陛下可不張其聲勢而預為之計乎臣願陛下諸路軍馬應各置都督一員使諸路帥臣副之如淮西一路願陛下除呂頤浩為都督以張浚副之以楊沂中屬馬詒傳松卿為參謀復以史願為參議何以言之頤浩及浚所謂股肱頤浩臨事有斷松卿詳審而願亦有謀如淮東一路願陛下除孟庾為都督以韓世忠副之詒劉寧止為參謀復以韓求為參議

何以言之庚與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庚旣委曲事情寧止與求勇於敢為如襄陽一路頋陛下除秦檜為都督以岳飛副之詔劉岑為參謀復以蔣粲為參議何以言之檜見任樞密寛而有容岑與粲才術過人喜于立事觀於應變亦善與人同如趙鼎劉光世二人也在大臣中位望尤重頋陛下除鼎為川陜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彦質為參賛軍政以王㦙馬擴為參謀議官如樊序孟涓之徒皆先朝達人諳曉陜西利害鼎可置之幕

府仍以王德為都督將帶光世現存軍馬乘以北風泝流而上願陛下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賦任便駐劄抑招集陝右流離之民鼎與光世威信素行自可傳檄五路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偽境又豈止牽制而已庶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昔人有言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而取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追之也何以言之陝右乃天下之兵本四川乃陝右之利源自古興王未有不由此而得之也陛下苟或聽臣之言非特荆襄川陝有以為

援且將鼓率一路軍馬徑趨河東然後淮西諸軍及襄漢等路約期並進則偽豫首尾不救一戰而天下可復矣嗚呼天下大計陛下自有謀臣如雲又豈以草萊之言而決之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即陛下當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願陛下引漢高故事親為盟主殺白馬而誓之令張浚書名金石而藏諸宗廟拜浚為大都督以輔陛下願陛下親御鞍馬往來問勞知軍民之疾苦四方之豐歉開達聰明以廣聽納庶使偽豫之情

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如臣所舉二三大臣充諸路都督非特陛下左右前後得以鄙之而臣亦任鄙之也嗚呼天下之勢既已倒持非陛下除以前任等項人情稍通者為之如其他傲上忽下之徒亦未有能濟者也臣之區區非特願陛下置諸路都督以張其聲勢實欲為陛下廣其人材以宣布陛下之威德又豈僅使諸路軍馬知有陛下而實恐諸路帥臣有一不幸則所統軍馬不致臨時倉皇而無以制之也陛下又豈知其人一

軍闕名號曰自在軍也平居無事未嘗閲習其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奪其財者惟其人其人兩軍韓岳人馬整肅其失又傷于太嚴至如近下軍兵有請一百食錢米二升半而贍一家四口者日逐漸教或至晩方罷及回本營欲得盃熱水以沃肺腑亦不能得夫何自申牌前後打滅火燭不許復爨其情可知及其所請食錢非獨欲贍數口一月之内仍欲買皮條買磁末買弓絃至于修理弓箭種種費耗不過此一事食錢而已及晩上教其妻刷

甲其子積薪縱緣陰雨得少休自又不免修葺營寨此特步人之勞至於馬軍又有甚於此者矣臣願陛下備臣所陳以詔寬之應有軍馬兵請受低小之人仰諸路帥臣開其姓名量其高下特與增給無使怨嗟之聲聞於道路某人一軍尤無避忌雖統制將官親見無禮惟只隱忍而已比年以來諸路軍馬甞有全裝數隊而入偽境者往往諸軍互相推避各稱本軍人馬點足即無逃亡之人以是將官得以欺蔽統制統制得以欺蔽帥

臣帥臣得以欺蔽宰執宰執得以據所申請而欺蔽陛下也至如諸軍出入有攻城破敵之説大率如此上下欺蔽陛下亦無如之何臣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今年淮西亦宜預為之備如張浚一軍亦不可數數勞動願陛下令浚差撥與兩軍人馬于濠廬之間駐劄以備緩急仍願陛下速遣鼎與光世為川陜之行以張其勢今陛下若以陜右為不可措畫且令淮上諸軍為山東之謀此非臣

所以敢言於陛下也以臣觀之假令劉豫北遁盡如所料不知諸軍人馬沿大河一帶復作何如屯駐又復大河南北皆平衍之地目盡千里非中國步人所長若使金人安處河北以我爲客利則戰不利則據河爲守間遣遊騎以勞我師其間暴露之人不無怨憤當臨敵之際百戰百勝則可萬一少有不利則諸軍散漫而無復南渡矣又況河南乃國家之根本雖曰殘破尚玆富饒陛下復以何人爲留守爲濟師餽餉之道又安能如保

川陜荆襄而無復受敵之患乎臣敢冒萬死以聞陛下臣實恐諸軍馬有不測之禍向陜右之民荏苒汚俗不得為陛下有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陛下又豈不念六朝之獘區區于江右者哉臣願陛下體淮西一事深思而詳覽焉臣冒犯云云

十一月劉錡來朝劉錡方知廬州來朝行在也　詔復幸臨安府初降詔幸建康也有以覿天心之向人皆喜

上之英斷有恢復中原之志上自建康駐蹕不久會有
淮西酈瓊之變又張浚自盱眙退軍建康江上事紛紛
是時王仲嶷有復官之命王映為郡右正言辛次膺撣
樞密使秦檜妻黨王仲嶷王映父仲山嘗投拜金人仲
嶷不當復官映不當作郡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
是將有蒙蔽之漸時檜議遣使金國請和次膺力言國
恥未雪義難講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會親疾丐侍養
乃以直秘閣為荆湖南路提刑於是主和與主戰之說不

能定人心回惶議者以復幸臨安為是遂降詔候來春復幸浙西　岳飛退軍江州

十七日乙巳烏珠執劉麟于武城先是劉豫聞朝廷舉師北征遣馮長寧乞兵于金國以鄜瓊率軍降豫勢盛久恐難制欲因出兵而廢豫佯以兵不可出為辭豫請之愈堅達蘭乃謂長寧曰非不欲出兵實以本國用兵以來往無弗捷自有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我威武必欲出兵須齊國人馬亦聽本國節制所貴號

令一而權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定豫與麟父子罔測其謀欣然從命金人遂令具兵甲器械錢粮總數並令調發輦運陳蔡順昌宿亳之間計程知東京無兵乃邀麟單騎與元帥會于滑州麟從二百騎以是日至武城金騎張翼圍之數里悉擒而困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十八日丙午金人廢劉豫金人既執劉麟乃馳赴京城下由梁門外登城以百騎守宣德門東華左右掖門副元帥烏珠幷三路都統阿嚕伯奇五郎君三騎直哭入

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偽皇城使等錯愕失對烏珠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宫門問劉齊王何在偽宫人揭簾應云在講武殿閱射講武殿劉豫毁明堂以明堂建殿也三帥馳往直陛殿豫遽欲退更衣烏珠下馬執其手曰不須近有急公事同登門議於是同行至宣德門傍遽命偽侍從監門就東闕亭少立烏珠乃麾小校以小黄馬强豫乘之且曰元帥請到寨中議事豫始覺其謀撫掌大哭上馬衛從猶數十人三帥露刃夾之而

行過豫偽御馬院命括馬出梁門因於金明池廢爲蜀
王年六十五豫初僭立以闕錢流傳及置交子立法七
年換至是豫立七年丁未金人幸偽文武百官軍民僧
道耆老等拜詔于宣德門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政朕
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内外悉荷升平顧自濁河之南
以爲隣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
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毋滋民患巳降帝號别

應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庶一陶於新風勿為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詫子之友非棄如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餘事件已委所司逐一下元帥府去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告逐處咸使聞知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宣詔畢二帥從素隊數十人頂數丈長柄上紫傘立于西朶樓相對西街偽丞相張昂李鄴范泰等立東朶樓相對趨前欲拜達蘭斂身令通事傳言煬勞不須勞來者三然後昂

等次第揖遜謝訖次又依前見烏珠直立或擗耳或擗
面旁若無人不為禮禮畢二帥歸東以數千騎往來遶
大內御街循環不絕仍使小校分行街巷揚言曰不用
爾為千軍不要爾免行錢不要爾五匣錢為爾敵殺貎
事人請爾舊主人來此坐教爾逍快活千軍即日皆散
已起者人馬罷甲徑歸東京元來營分願歸農者納馬
逐便金人得豫馬四萬餘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
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疋金二百二十萬兩銀二百萬

兩粮九十萬石方州總數又倍之豫內庭嬪御一百七十人妊娠者九人麟婢妾一百二十人父子雖外示儉朴而內為淫泆以獻女獻妻進婢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宗揖者紛紛皆是如龐公謹以女奉麟以媳婦伴送麟以二人進豫豫遂以公謹為偽皇子府准備差委監理科庫有長葛令侯湜者告其入已贓近萬緡湜計窮遂飾姪女進豫冀其倖免勘官馬揖觀望從輕擬斷合除名勒停豫曰使功不如使過即命湜為帶金牌天使陝

西五路傳宣撫問回就臨汝卒其用心如此在偽位八年四民凡含齒戴髮上自耆老下至齠齔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以內庭種菜出賣京師池塘計荷葉數目猥屑不可盡言士民凡出語言稍涉時忌者並許人告得其情告者受賞或遭誣執告者免罪由是小人得志父子不敢隱語如負擔相遇或相問曰那里去若應云南頭去便以亂道言語斬之衣着稍或鮮麗又以宋之頑民尚仍舊態斬之專務以猛濟寬不覺失於大錯劉觀

復劉孟皆豫之弟猊乃覩之子悉務聚斂皆乏遠圖唯
孟屈巳下士踈財重義頗得士卒懽心講武之暇涉獵
書史以儒術緣飾吏事金人亦忌之廢豫日先爲所執
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言告豫令密通朝廷豫
殺之既廢遷相州留錢五萬命道士修醮謝直言者豫
初僭立奔附者衆識者譏之云濃磨一錠兩錠墨畫出
千年萬年樹惧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輕薄
子撰造詩曲指為笑端不可勝記豫拘于瓊林苑常壓

額告達蘭云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達蘭曰劉蜀王劉蜀王爾猶自不知罪過獨不見趙氏少主出京日萬姓燃頂煉臂香烟如雲霧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廢了爾後京城内無一人爲爾煩惱做人猶自不知罪過朝廷還爾奴婢骨肉各與父子錢物一庫豫好豫默然語塞劉之族人劉珏者金鎗班班直人也豫令知長安到長安日蓬蒿中得二三人珏措置招人措置屯田之類曲盡其法甚得軍民之情豫廢後金人

復以珏爲轉運使來長安諸處人歸之金人懼焉金國
遂以詔命召珏到鄭州藥殺之右從政郎楊克弼作偽
豫傳曰謹按春秋大法聖人書于經褒貶善惡彰著以
昭示後世臣子之觀戒若諸侯之善如美齊桓晉文有
翊輔周室之力成五霸之功則書爵以尊之卿大夫之
忠賢如魯季子來歸有歸國之忠齊高子來盟仲孫省
難存恤隣國字而賢之宋孔父正色于朝司城司馬死
節之義書官以貴之褒而美之以代其賞樂道人之善

也楚子爵僭稱武王其後縣大夫皆僭稱公聖人書經善則稱子惡則稱人而正凌僭也如楚人圍宋楚人滅庸貶而罪之以代其罰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自立翬弑隱公宋萬弑君捷書名以賤之削去官稱除去族氏以示誅絕彰暴罪惡于萬世今豫雖廢得免萬死為幸然尚稱偽齊若不誅絕何以昭示懲戒當削去僭號貶其官除其姓氏作偽豫傳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云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

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遷殿中侍御史少時
嘗盜同舍白金盂子紫紗衣至是方發其夙醜豫因上
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上章言禮制局事上皇批云
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為兩浙察訪其謝表云
孰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議者謂豫怨
望之迹已見于此時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
焉建炎二年戊申令上幸維揚樞密院張昂與豫有河
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

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頻數不許謁見乃痛憾而去至郡惟務酷刑以報私仇而父子隱條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椽承務郎麟部兵出戰慮金人所圍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兵解去遣人啗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欲議出城見金帥百姓遮道願死守不降豫因縋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主命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汴京

留守上官悟叛悟焚書以斬之豫又賂悟左右二人喬思恭宋愿説悟悟亦從之時金國天會七年建炎四年庚戌濟南有魚人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奸人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會推戴豫亦遣子麟以重寶賂金帥達蘭左右求僭主而達蘭遂注意立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主遂遣使至豫治所問軍民士大夫所欲立者時獨豫鄉人張浹應之曰願立豫是月戊申

金主遣西京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
以璽紱立豫冊之曰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
明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疆封並同楚舊豫遂僭立
於北京其赦文有曰雖無虞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慙
德其悖逆如此以前宗政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道
判張東權吏部侍郎兼左丞子麟太中大夫提領諸路
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
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

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為汴京留守升東平府以為東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于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境内三代有官為三衛官目曰翊衛勲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乃建炎四年金帥四太子南下回以李鄴李求李儔鄭億年臣豫以儔為監察御史億年權二部侍郎冬十月甲午遣孝純等奉寶册册前妻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

皇后民間房緡以五釐納官十一月改阜昌元年李鄴
留守東平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立
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軍州李俅楊穀縣令是
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爲寨五家爲保推土豪爲寨長雙
丁籍爲出戰單丁夜巡雙丁上教軍州縣市民亦然每
月軍民縣市之民結爲五軍丁軍夜巡雙丁上教月兩
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每
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家備衣粮器甲衣服就本州送

納交于駐劄處充支錢官無一毫之費惟正軍使放用官被請給各有差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陰通朝廷結好夏國窓圖金國榜于市云大國聞之與生靈為害不細斬之又有百姓失其名醉扣門嫚罵豫云劉豫倆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于倆豫又斬之阜昌二年封子麟為梁國公除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廉門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汴京李傳知襲慶府東宮官屬并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簡等奉表請遷都

于汴京僧道賜齋吏平補上州文學張東罷右丞范泰
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揚斾屋瓦振
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曉示民間令後更不
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尼道士奉祖考于舊太廟尊其
祖為徽祖𦤺文皇帝又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廵郊社從
弟益京兆留守麟以境内僉軍為十二軍在府以參謀
機宜幹當統領議事差委順習差使肯指使上中下三
等守闕上中下三等効用取士羅網人才置諸左右文

武並雜用不拘限資格偽宣教郎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大都賦又進國馬賦豫扺文賦正非治天下之宜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熙人忘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如舊俗未知盡心于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于馬政祝簡可減二言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李英賫玉注椀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之山林中遂

以崇石善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民庶墳墓求請康之難發棺不盡者取棺中水銀等物以吳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謝相國寺中太乙宮張昂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開封府尹誠忠郎許清臣管主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謚曰慈獻宋愿上書言利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授大總管府差委冬十月李鄴權右相范恭守左丞改忠翊郎為昭果郎忠訓郎為

昭毅郎李俅言什一稅法利害遷監察御史四年正月
葵僞太后于東平賜狀元羅秀以下八十四人及第五
月戶部侍郎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
條式三十二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
昌勑令格式與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斂九
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畧曰或曰金師再駕攻
圍汴都康王帝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握天下重兵號稱
勤王自冬徂夏遷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畧

無進師之意及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康王謂天下之在已逡巡即皇帝位于睢陽自余觀之是耶定國應之曰非也丈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節除右丞金人攻蜀敗於王師五年夏誠忠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析毀景靈東西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豫問可作材料否清臣云已斷首矣麟于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張昂云此真宗皇帝也已卯之五月開聖尼院三日百姓縱觀九月豫下詔南侵至淮泗遇韓世忠游

兵不得前繼聞皇帝親征四太子宵遁調發盡静始遣人語麟兼行二百四十里抵宿州少安西北大恐麟率偽臣寮上言嘗謂中原制江表其為形勢與强弱逆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地計其强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舉是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周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

乞下合屬去處曉示奉豫旨依六年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夏六月汴京地震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同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數百人欲刼之南奔皆法外處死于汴京以弟復知濟南劉觀知府陽軍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貫陌收稅知襲慶府李儔罵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誅戮尚念係昨江南守臣隨軍歸府特以寬貸追五官天監七年春賜狀元郎世矩一云郝光規以下六十

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開安上門為衆安門朱雀門為明昌門景龍門為照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大尉許清臣為權大總管府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議軍事㸃鄉軍三十萬號七十四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荆山渦口犯定遠宣葳以姪劉猊統之西路侵廬州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肴部夫到京子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子

繼豫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已去趙宗矣尋進于濠壽之間東路猊所統遇楊沂中擒戮悉盡西路麟所統聞猊敗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迨歸已殘散走者大半踣甲交鈔軍須犒設等物不可勝計建炎已來王師獲捷未有如是之盛也於是猊廢為庶人免復官徙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弟翟論為南路留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梟鳴于苑又有梟數千鳴于南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命能捕獲一梟者賞五

千五月無雲雨雷起龍于宣德門捫滅宣德二字豫令修之秋七月聞人南回探報王師欲北征遣宣義郎楊克弼乞師大金克弼他辭改差户部員外韓元美迪功郎游何金人不許八月望順昌府馳報喜旗至京云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萬歸附已交收砲甲接納了當九月十三日到京以歸首酈瓊為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劉光時為北京大名府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兵馬副

鈐轄其次皆授諸州准使與緝捕盜賊劉麟府効用使臣正軍請受恣縱吉皆不及朝廷則例皆悔恨獨酈瓊以為得策麟見王師必欲北征遣參議馮長寧使金乞併力南侵冬十月壬寅平原鎮濠寨官貢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帝星墜禍在百日之内同坐執之赴麟麟問可禳乎百祥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為狂士斬之汴京閤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庚子豫以私憾殺汴京富民孟師齊于

東門籍其家資豫遣人乞兵大金金示難色豫乞愈堅不得已許之俾令先調發齊兵會于淮上納麟議事濬滑之間麟以百騎從是月丁未至河上悉為金擒之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以數千騎馳赴梁門登城以守丙午四太子與三路都統以數千騎守宣德門二帥從東華門入逼豫出見達蘭以鞭指騎逼豫于闕亭以羸馬馳之而去因于金明池廢為蜀王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尚書省為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

不許闗門仍以小校揚言因民所欲皇感衆聽稱齊王
虐民命廢之放五蘁免行錢散鄉軍斂殺報事人交儞
百姓快活儞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
百姓亦不敢擾民闕文不在此數宮嬪一百七十人任身
死者九人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之狀
而内放淫泆以獻妻得官進姊妹得差遣如高之立宋
緝紛紛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庶公以女奉麟以子妻伴
之麟併取二人葛令有已贓萬餘緡事發恐不免以女

進豫謂使功不如使過升淟為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淫汙有至于此僞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鄒戲傚至倡優無不自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掊克之酷虐鄙猥不可以一二記其數也有馬二萬四千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貫有絹二百七十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萬兩有粮九十萬石方州在外劉觀劉益劉豫皆復之堂弟猊為觀之子皆事掊斂無他能獨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

同甘苦頗有遠畧故廢豫曰金人亦忌之俾經畧郎君以計掩捕其餘貸之若無故覬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僞后錢氏宣和間爲御侍淵聖時出宫聘使臣張保義張爲賊寇錢從賊幾爲賊人所殺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舊在宫庭中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以忠言俾豫密通朝廷不納而害之至廢遷相州豫悔留錢五十萬緡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僞位八年年六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二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豫在僞位求言榜曰九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膺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輳集稱慶顧無以能副衆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

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吏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
陳奏無隱庶補昧隳共圖永濟建元阜昌榜曰十一月
二十三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
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尊舊
制朕以大國之好逃避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號以令
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于諸侯共承天休其
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遷都汴京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居四

方之上游名區奥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朕
令以遷都改事未當輕議既而寇盗衰息强梗罷歸闕
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
時矣朕志已定朝議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
朝宣布詔音亶孚羣庶已期明年春末遷都于汴凡爾
遐邇知朕意馬立錢后文曰門下朕肇造區宇聿崇正
化之基乃正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昭懿範協建丕圖
敷告明廷宣揚顯册咨爾錢氏性鍾婉静德茂肅恭嬪

于節制之初喜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國啟吳越之王封地鍾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建玆創業緊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徽承長樂之欣宜正徽名式資内治褘衣褕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室蘭閨靡致漢家之侈蓋遵典禮非狥私恩於戲惟恭儉可以化淳朴之民惟憂勤可以副厲精之意書稱嬀汭乃虞舜以應圖詩咏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

為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戒守令親農榜
勑曰朕撫有宇内五年于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
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屋以厚于令田野
盡未闢閭閻之間儲蓄尚寡抑亦長民之使吏胥督之未
至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耕桑或播或藝悉有
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令郡守縣令所以助朕
致理何獨不能及茲春首播植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
勞使無遺利農民亦當深念幸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

勿事惰游竭力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稱朕力本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兹昭示想知悉刪修計税法尚書省准内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户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臣馮長寧等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刪修什一税法令檢㸃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件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竊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于

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
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
者周之衰亂已不能守秦漢而降隨時更變其間雖或
輕于什一而取税更雜貢賦之類其目亦繁弊亦隨生
所以仲長統極言其弊令通肥磽之率計稽之入斛取
一斗米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拘大法規為
甚輕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灾坐視戰士之蔬食彌望餓

莩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政惟唐租庸調法為近古貞觀之際行法甚備其後稍紛更之率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稅法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編甿日日滋甚是時行之未久而其獘亦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之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髙貲擇利兼併售必膏腴減前稅法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户急于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剖至有田宅已盡而稅籍猶

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
户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
折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
其所無至于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高下之土色不公
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
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寛大之詔夕下剥削之令元元窮
蹙羣起爲盜滅亡之由可爲龜鑑者魯哀以年饑二猶
不足問于孔子之高弟有若有若對曰盍徹乎又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仍足百姓之法不可加重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輕加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商周在下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世天下國家以安生靈為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言之以示後世歟恭惟陛

下受天明命拯民于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革貪饕爲良化呻吟來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監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行所言什一之税多寡升降官不定籍唯據民所供嵗入之實數自供若能實他奬無自生無田不井興助法同賢于夏后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豪右權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因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或減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

者乘之肆爲浮言力圖沮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兩料之後無許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今此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爲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補計所闕准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誹議藉藉類此多者煽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唯今之稅尤合樂輸蓋

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遊之侈外無佛寺道院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維是祿官吏者所以圖民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器械者所以爲民平禍亂修城池樓櫓唯要緩急保安備河防邊鄙者唯恐倉卒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安用盡是還以爲民民能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爲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鏤版下杜絕浮言戒勑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

感受實恵取進止奉聖旨依　金人廢劉豫指揮尚書省即府議冊　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為隨路分駐兵馬至八年戴念上國大事大勞遠戍亷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役用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兵力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徳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

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號令相從相度實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以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内聖德廣運濬澤滂被霜露所露孰不歸附令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至于普天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初兩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有其餘隨擬事件仍相商量行下右奉聖

旨在前及商量收到隨擬事件開列如後令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併處分事宜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别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令依律令施行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施行一應據財粮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一據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依舊支給衣粮内有從合役置窠坐一切仍舊其有年老殘疾人等雖

是難任軍役其無歸並仰分附舊來養老處所酌量賑

濟勿令別致凍餓一㮣齊以前離背郎主被擄逃走人

等若是在本鄉並與親眷團聚之人其郎主更不許識

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據元將引去女兒

却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妻不在此限一齊

國宮人除劉豫貼行存留外其餘並聽自願出嫁或與

親眷團聚若事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一內侍人除

摘留合用留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一見任

大小職官並隨路押人員各不得侵奪名利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叙用或有懷才抱道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内有才德絶倫者開坐姓名申復以憑不次陞擢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一實在逃亡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却來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日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並設置施行訖行

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
昨以建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未獲休息與
其害于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揩揮到
日即速遍牌曉諭隨諭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于
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使咸體悉聖恩普救之意及
思多歲不獲寧居致望太平各安職業毋或敢有二心
因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共其
大小職官輒勿誤省會安生驚疑仍仰自今後更切用

心撫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
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執迷不順聽用浮言必當
自詒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爲天會
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並勒依舊勾當所令見
令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移並
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放停不得其間却有住滯隱瞞
對致違碍錯失仰准此天會十五年十一月日金主廢
齊後差除一張孝純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

權行臺尚書左丞相一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一

金人温師中行臺左丞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一契

丹蕭陳奇大師戶部侍郎一燕人張鈞禮部侍郎一燕

人王翬左司郎中一燕人左嬴禮部侍郎一契丹耶律

孝忠吏部侍郎一契丹蕭融刑部侍郎一杜充男杜崇

兵部郎中一被擄宗室趙子滌汴京總判一張叔夜男

仲熊光祿寺丞一偽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一偽齊右

丞相范恭知淄州一偽齊李鄴知代州一偽齊戶部侍

郎馮長寧戸部尚書一僞齊吏部禮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尚書一僞齊戸部員外郎韓元英許州節度副使一金人完顔呼沙呼汴京留守一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一燕人劉裪汴京同知留守一契丹韓膺為都城警廵使一僞齊河南監酒李僑汴京同知副留守一僞齊司農寺丞周廷櫂同知副留守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一孔彦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一張中孚初發豫以節制五路

兵馬令依舊涇源安撫使一張中彦依舊秦鳳路安撫使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一慕容洧依舊闕路安撫使一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知西京一王彦光知亳州一李世輔蔡州同知一趙榮依舊知宿州一李師雄馬軍都虞候一王世忠步軍都虞候一靳賽相州同知一趙買臣依舊南京副總管一酈瓊依舊知拱州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一偽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一偽齊

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使　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薦鴻名既俯從于衆欲布恩書以敷霈澤宜大渙于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聿班明命孚告于朝蜀王劉豫量大而直方名高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于時頃在東州以智畧英姿長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屬運會之有終議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

永褒封之典昨以陶兵之典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
以建侯邦誓已堅于砥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復炳若丹
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户實封
一千户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謝封曹王
表禮成大冊澤霑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于舊物
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伏念臣昔仕李朝徂歷要官昧圖
存固亡之理竭從新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
用周家既勝以箕子之來歸誠有微能爰許大位辭不

獲已服將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事艱難已極闞寇賊以置朝市披荆榛而艰耕桑應變投隙以傾挫敵鋒損已便人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倍廣業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成務于斯邦覬復受知于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抵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懽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有感鴻恩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

忽被改封泊捧讀於訓詞若躬聽于御語温其如玉煖然似春星斗輝輝麗煥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為軫爨下之焦桐肯棄溝中之斲木光生懸罄之室榮張設羅之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亨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善而常弗棄遂令窘悴得與褒加臣敢不守靖致虚安時處順何以効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羞臣無任云云

狀元羅繡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

也故必不世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觀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殊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獨為陛下恥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辭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為陛下言之臣觀高祖起于匹夫劍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繒屠狗之輩卒瘡痍亡命之夫兵不餘數萬西攻武關繫秦王降子嬰以定關

中暨徙封南鄭銳意東鄉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以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于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爲貺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况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勇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趙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若不因幾而取之是乃養虎遺患將使能殖矣今陛下特隱忍而不發者毋乃惑于四議乎臣

願為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畀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所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勇速求剪伐成即為君敗不失為忠覩其猛弱而獲福責三王之舉也臣切溥之此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況為人主哉陛下獨不見張邦昌之禍乎以彼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虀粉況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為邦昌惜者獨臣以為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懼不若不為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邦昌之禍及矣非陛下不能愚不改爾夫

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檇李之敗困於會稽及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鑄山之算倚煑海之利其所以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道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間不容髮夫天與不取必有後殃

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僉而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説也夫趙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于生靈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况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故無異心使彼和間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如金國之師所請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師既無物以勞其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盡心哉使

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因金國之師僉十州之民刼以征行使見其故主淩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安發及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祚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定天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其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

高祖而元子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王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我齊得以永祚傳于無窮此可决者四也四議既决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令備陳之且兩淮之廣袤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浙江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者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太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吳越畧無意于此殊不知兩淮

失金陵危則吳越不可保矣此天之所以遺陛下臣知其無能爲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徐泗揺蕩江浙乘隙投間金陵縱不能全圖而山東爲内地陛下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可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民庶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横議狂直失大臣風秉有私門之僻有政事皆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于圖大事秦檜量小而謀大瞿

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罷然孤身在外進不容于朝至于范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是數子輩皆闒茸之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為朋黨比相譏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且以有倉卒之變其君惸惸於上百官從之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汜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

於張浚尸祿素飱坐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粟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僥冒主知赴身行伍致立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泆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欲其師先不其囍哉此時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招飢悴之夫患生於驕縱治之急則有合縱之謀緩則生日横之氣間有邊事則各以妻

稚為念彷徨自傷覬覦重賞而後行飢鷹已飽皆將颺去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者亦天下之大本也彼孤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助又無儲位嗣續之托閹寺竊權勢傾朝野其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興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間日之衆兩浙之間賦斂橫出官吏生奸民人怨望懷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緊急不亡何待此兵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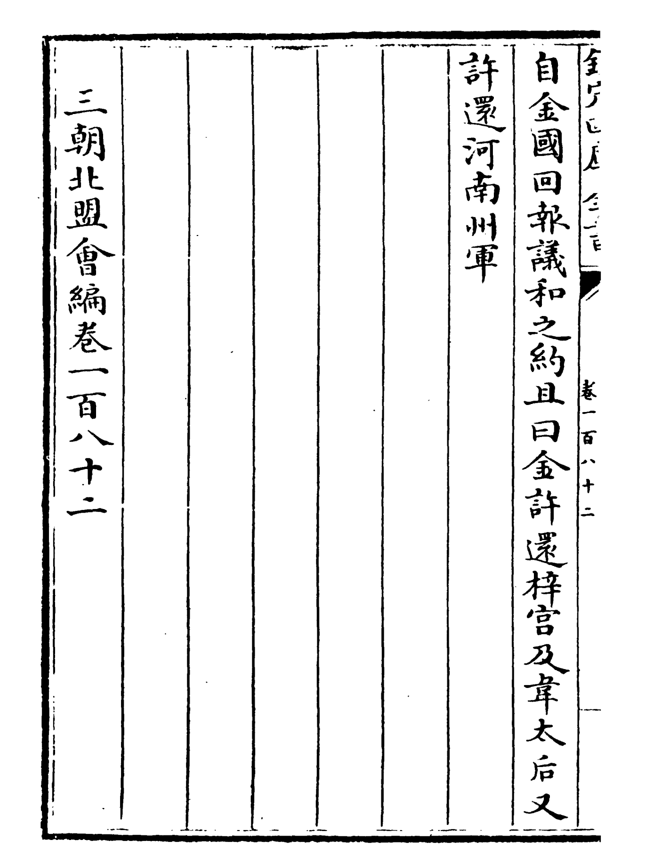
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忒失之疑彼有可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詔曰勅奉議郎羅繡朕自秉時創業實賴英議當宁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碩謀遠畧灼見的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秉傳赴闕以候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金人

節要曰達蘭自宿遷北歸路由東平劉豫不之出迎更遣人議於達蘭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禮豫嘗拜達蘭達蘭怒責之盡却劉豫贄獻之物不與之見大憾而去渤海萬戶大托卜嘉過淮揚知軍張潩李成之始話及劉豫托卜嘉撫掌歎曰某渤海之大族共知也金人初招某許某開國遼東後被堅執鋭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之安閒不可得也豫山東守郡爾勢孤援寡出降而已而今當是任以是較之豈不負其哉　金

人節要曰劉豫委皇子府參謀馮長寧乞兵于金主長寧具言酈瓊全軍請降自九月十三日到東京具陳過江自效之理令瓊爲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下金以廢豫之議已定慮豫有衆之多陽許有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除金人萬户博索爲元帥府左都監除龍虎衛大將軍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河間府尹渤海萬户大托卜嘉爲元帥府右都監大乃渤海之姓托卜嘉小名也左都監博索居太原府陳村新城右都監

托卜嘉居河間府新城起諸路有力軍南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於是下詔遣達蘭烏珠托卜嘉提兵以入川爲名之長安擒豫弟益豫之立也高慶裔推之尼堪主之金主烏奇邁從之豫知悉出三人又三人金之最用事者每嵗厚有饋獻蔑視其他帥長故餘者無不憾之以謂我等衝冐矢石拓闢土地皆爲慶裔輩所賣矣豫雖有此怨謗而未至廢逐者以烏奇邁在位尼堪當權慶裔用事耳至是烏奇邁已死慶裔伏誅尼堪繼

亡則豫之廢也必矣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勒巴寨阿勒巴金國三路都統豫未廢日金人留之監豫故屯于瓊林苑達蘭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及乞魏王宅達蘭逼之行既近相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太子廟以居之昔金人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又以有罪徙其中彼人視之以為罪地如中國瓊崖之類地居燕山東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所載契丹安巴堅西樓是也　劉豫知臨軍汝崖來虎降　王倫髙公繪使于金國回王倫



自金國回報議和之約且曰金許還梓宮及韋太后又許還河南州軍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三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八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八日乙未知臨安府吕頤浩乃赴行在

十四日辛丑偽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嚕貝勒率城中老

少來降劉永壽偽知蔡州為淮西安撫使烏嚕貝勒為副永壽以小隙劾烏嚕之罪金人移烏嚕為德州同知未幾忽報烏嚕貝勒以金人兵三千徒馬來蔡州提轄白安時請永壽來歸永壽不從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死之懼謀泄即拘永壽勒蔡州兵以待之烏嚕貝勒以其衆入城不為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老少來岳飛遣張憲等往接納之老少多有復回不來者授安時武功大夫髙州刺史是時亳州宋超亦來降又中原士庶

以金人廢齊之後多有挈老少來江南兼鄜瓊叛兵復有回歸者沿淮諸州皆招納應接之不暇矣

二月七日癸亥車駕發建康府　車駕在建康府參知政事張守常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正宜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上言之宰相趙鼎欲還臨安守與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請對上守曰臣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六

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顧小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上曰卿之言是鼎獨毅然不能奪守既而罷去　韓世忠岳飛來朝　王庶為兵部尚書王庶為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蜀形勢利害奏上喜之即遷本部尚書

三月二日丁亥詔諭諸路宣撫制置使勵士卒帥守及監司共濟軍旅　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于洛而車駕往反見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威迅行天討

上繼炎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
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
將率六軍復還臨安内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
厭霜露之苦而圖宫室之安也自今而後應諸路宣司
制置使等其深戒不虞益利士卒常若敵至以聽令帥
守監司其恊心同濟軍務罔或不勤以副朕經營之意
七月壬辰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　制曰忠爲天下之賢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

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爲之寢謀楊綰入相而豪右以之自化維此鈞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寛裕涉道淵微守經權而知其通臨大節而不可奪建兹圖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節不阿藴著龜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時有若宋璟姚崇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

唐室大競是用擢升右弼進處文昌躐三等之榮階衍多田之腴賦期盡協恭之美式觀相濟之能於戲欽乃心沃朕心予欲聞于入告有其善賞厥善汝無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　王庶樞密副使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酈瓊皆叛張檀棄時貽還金陵朝廷姑息諸大將不有所興革以王庶素有威望故除為樞密副使

四月十四日己巳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　上委王庶視師江淮調諸路兵預為防秋之計

庶臨發行朝請犒軍於殿司都教場從之於是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聞者聳然葢自多事而來未甞行此禮也翌日遂行駐節淮上乃移張浚前部張宗顔將七千人軍淮西復請於朝授以節鉞就除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命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分淮東軍一軍屯天長一軍屯泗上緩急互相聲援劉錡軍還駐鎮江專隷密院以固根本岳飛聞庶視

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稱其壯節　張燾兵部侍郎　張燾召赴行在有旨令閤門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愰燾曰臣頃者備員後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衷如內侍王監乃陛下親近委信之人其擅置御莊事尚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不負陛下亦不負張浚上曰卿于交遊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稱盡心因問朕圖治一紀于兹而收效蔑

然其弊安在燾言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致效者臣紹興初始嘗召對首以治道先定其規模為言于今七年以所為規模者臣未見其一定之説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而夕改者有矣夕行而朝輟者有矣今日以為是明日以為非者有矣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蜚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纔又退守矣曾未幾年而或進或退豈不為敵人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論斷國

事者二三大臣而已丙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
下執政遁還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
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失願
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功效不著上歎
息謂此誠方今之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
易未有定論耳遂擢壽兵部侍郎　金人殺知同州李
世輔家屬李世輔知同州與知華州王世忠謀來歸朝
爲其下告變于哲爾格貝勒世忠被殺金人西路元帥薩

里罕來同州欲謀殺世輔而世輔伏兵州廨執薩里罕率兵南走薩里罕曰君往江南江南方與大金議和大金以河南之地許還江南江南喜于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爲信薩里罕乃解其衣於近體褚衣中取出一文字世輔信之遂放薩里罕命去世輔出奔爲金人所追且行且戰其下皆盡世輔奔于夏國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

五月劉子羽漳州安置　御史中丞常同言劉子羽陜

西敗事之罪而責之

四日監察御史張戒論和議難成是時有報金人來議和戊子監察御史張戒上殿進呈第二劄子大畧言自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病主戰則諱言和主和則諱言戰至于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説大有誤國家者守備一日不可弛也政使和議成猶不可况未成乎上曰不如此國家焉得有靖康之禍戒字定復解州人

六月王庶還朝　有報金人遣烏凌阿思謀來時樞密使王庶視師在淮甸有旨促還朝庶以謂議和非策乃上章言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陛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忍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為心其將何以為容其將何以為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畫河增幣二者而已若曰畫河為界則我之故有安用和為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榛無人之地倘我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若

拘其使而怒之章凡五上皆極論其和不便其第五劄子曰臣准省劄令疾速依累降聖㫖復行在奏事臣縁在廬州伏暑困臓腑乘騎未得見沿流無程前去臣昨以金使入境屢貢狂瞽上蒙聖聽特恩寛貸未賜誅責使人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畧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有打造金酘輕侮肆志畧無忌憚臣所上封章初言陛下方在亮陰不可遽見使人且以挫其鋒稜𠑽于國體爲得次言金人講和非其本

心奸謀詭計用之有素次言地界歳幣事關利害未易輕議仰惟睿明必能察其當否區區妄庸何所逃罪然臣秉資蠢愚心懐憤懣不能自已輒敢有論列章陛下恕再三之瀆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人取吳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㑹易也金人國富兵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京闕初以和議爲辭暨以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

原板蕩十餘年間中原之俗蹂踐幾徧其力戰之心方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可爲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出師必有應者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馬所以欵我者昭昭無疑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莫如拘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則應之所爲善戰

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日或拘其使出於意外氣先奪矣負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仇堅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學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以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類不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變則臣于茲事或可陪在庭之末議或以臣言為濶誕不切于事則臣之知慮窮于是矣不敢復有論說

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云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印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一戰欲陛下英斷而行之至不敢愛死以報萬一不省至是還朝　金人遣烏凌阿思謀少卿來聘烏凌阿思謀來聘議和也烏凌阿思謀即蘇瑪拉也宣和中嘗為議使到京師者是也王庶自淮上還朝思謀到館庶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兩宮北狩之後龍飛睢陽疋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

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
未能克復故疆鑾輿順動而大將列營雲屯百度修舉
較之前日所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廟之
恥不痛宫眷之辱不恤百姓之寃逆天違人以事强敵
乎不省思謀不出國書不赴都堂欲宰相就館議事宰
相趙鼎不允思謀迫以歸期乃赴都堂鼎步驟徐進雍
容禮文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所議者何事思
謀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尚不得有甚

好公事鼎問其來思謀曰王倫懇之故來問割地思謀
曰地不可求而得聽大金還與汝鼎以爲非好語是日
宰執同知見思謀而樞密副使王庶不以目視之聞思
謀之語有憤懣不平之氣鼎與思謀議定出國書引見
之儀思謀氣稍奪及引見甚倨上問朝廷數遣使議和
不從今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
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自決上令退
館以俟乃召宰相問之鼎堅執不可秦檜順上旨謂和

為便鼎以二相議不同乞罷宰相不許思謀初入境即問馬擴所在時馬知鼎州上令急召之至行在俾馬入館見思謀因叙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金帥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謚之號以荅之因踧踖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謀懼其小己也乃謬為言曰馬其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　王庶論不可講和王庶在都堂與宰執同見金使烏凌阿思謀等謂思謀之言不遜順必有詭詐不可信且

朝廷待之過矣乃具劄子奏云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烏凌阿思謀石少卿除臣已有章疏論列金不可與和及再詢訪得烏凌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人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虀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顔承順臣于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臣未嘗交一談亦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顧惜也臣又竊聽其語詭秘譎詐無一可信問

其來則曰王倫懇之問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且地不可求聽大金還與汝金人不出自己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畧盡又其性不測互有覬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徇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以勝言者矣設若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散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

豈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塗號奉使者朝在塗泥暮升侍從居廟堂作經綸者竊美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威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不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六月十七日辛未盡十月

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論和議不可成 金國遣烏陵阿思謀石少卿來議和且有還中原故地還梓宮及歸淵聖之説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故地梓宮及

淵聖必無可歸之理或恐太后可以還耳乃具奏曰臣

昨五月四日蒙賜對嘗力陳和議恐難成之狀似蒙聖

恩慨然開納且曰卿言善和議成否當置而勿論但嚴

設備目今王倫既回金使隨至兩國之交議謀曲折小

臣不敢與然其畧可耳剽而聞臆度而知也臣備員御

史國有大利害義當盡言况已蒙開納敢不畢其說臣

竊惟今日之議理有可必者盡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

宫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

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
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必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
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難敵強我弱國勢殊絕事
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
理則然耳其或反是狂癡矣敵國以我為狂且癡則焉
得不侵擾乎臣恐其以此卜我也我若懼以增德則彼
必以為智而不敢伐昔智伯欲襲衛遺之乘馬先以之
壁衛君大悅諸大夫皆喜而南文子獨有憂色衛君問

之南文子曰無力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而彼有以來是以憂也于是衛君修梁津捍邊城智伯不敢伐我今未有以勝敵而敵初非憚我敵一廢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之意此政所謂無力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南文子所憂以爲喜可謂智乎石勒欲擒王浚而奉牌牒劉琨郭威欲篡漢室而逃主湘陰恐敵或來之也臣揣敵情若非襲我則必恐我或來其後耳是皆欵我

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往事已可知敵國再使人誕慢于我臣恐不足以講和而適足以致敵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唯不可亦必不得即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賣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地卒兩失之耳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財可以却敵復國者或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尚力或未能則

勤修厥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游説
僥倖萬一乎中原無故自復梓宫無故自還淵聖無故
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之必不可
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之輒罄愚
直畫如後乃畫十二條盡切事機貼黄云臣謂淵聖不
可歸而太后或可歸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
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繫于勝負而家則無
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唯利是視太后有可歸之

理昔太祖常痛恨閩中原陸沉之禍自登極專務節儉乘輿服用一節簡素别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曰俟及三百萬緡當移書契丹贖晉陷敵百姓况陛下爲太皇后雖縮衣節食可也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强乃可望耳齊弱周强而守文護之母遂歸况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御史中丞范同戶部侍郎向子諲中書舍人潘良貴並罷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諲范同請與金人講和魏矼常

同慮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主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諲執講和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諲與良貴交爭于殿上上知同爲子諲㑹客必附子諲也因固問同乃以請和爲非而以良貴爲是大忤上㫖由是同及子諲良貴皆罷以爲同知湖州同字子正陳州人父安民爲侍御史事哲宗常言蔡京之罪被貶書名元祐奸黨世多其忠同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第累官知柳州紹興三年宰相吕頥浩薦其正直擢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劉

錡移軍鎮江府劉錡自廬州召還以主管馬軍司公事移軍屯于鎮江府王庶請之也

三十日甲申張戒奏議務先戰守　朝廷議遣王倫奉使迎請梓宮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議和務先戰守乃奏論和狀其大畧云臣為朝廷計外則姑示講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志名則不忘決戰之志而實則嚴兵據守此誠至論而臣之所以前後進言於陛下者也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

又曰使真宗無達蘭之捷仁宗非慶歴之盛雖有百曹
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又不能守區區
信誓豈足恃也上甚納之
七月王倫加端明殿學士使于金國以請梓宮金人遣
烏陵阿思謀來故復遣王倫也
八月八日辛酉詔申飭邊備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
上國申問諱日祈還梓宮倘應疆場之人未諭朝廷之
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于遠圖安于無事所以遏奔

衝為守備者或至濶畧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勤求保禦之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于衷爾其嚴飭屬兵明告部曲必謹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愈遠愈堅更念長久之計以求無窮之固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巨師古軍和州　馬闕為沿海制置使軍于鎮江府

九月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參知政事劉大忠罷為資政大夫知處州　先是金人遣使來講和好也劉大

中附合趙鼎之議以為不可秦檜怒令蕭振言其罪罷其參知政事以資政知處州

十月劉錡來朝　趙鼎罷為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　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說且曰臣以為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

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與則其事乃可成不
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
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
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
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
決和議不許羣臣干與上欣納鼎之議不協遂罷宰相
出知紹興府首塗之日檜乞奏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

亭排别筵率執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吉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四